

永懷康澤老師

張健行

報危勇受命，自引見犧牲；
慷慨赴前敵，倉皇守古城；
洪流無土掩，鵠望待援兵；
實踐文山路，何愁鼎鑊烹。

——作者輓康澤將軍詩

五老峰下鄱湯湖濱

民國二十四年多，日本軍閥華北派遣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嗾使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華北形勢日非，中央在「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原則下，一面指令華北政務委員會宋哲元代委員長，北平市長張自忠，忍辱負重，虛與委蛇；一面厲兵秣馬，以速備戰。當時一批批愛國大專、高中青年，紛紛請纓，走入軍中；有的逕入部隊，有的進了軍事學校。我則乘此風雲際會之時，於二十五年夏天，上廬山海會寺，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受入伍生教育（後編入軍校第一總隊）。軍校特別訓練班是訓練軍中特別任務幹部的班次。如交通隊是軍委會交通研究所的軍郵、電訊、軍事交通管理業務；政訓隊是軍委會政訓班的軍隊政工業務；黨政隊是

軍中黨務工作；軍事隊是國民政府別動總隊的軍事幹部……當時是贛南剿匪初獲勝利，抗日大業迫在眉睫之際，確有其特別之重要性。記得入伍教育開始不久，那天正是農曆中秋之夜，全體師生集合，列坐在五老峰下，鄱陽湖畔的海會寺邊的大操場斜坡上。湖光山色，月明如畫，大家正因潘佑強主任季剛老師的榮調，心神有些戀念，這時康澤（字兆民）主任於明月光中，翩然蒞臨：第一次和我們見面，講了一席國家多難，危急存亡之秋，青年報國應有充份準備，攘外必先安內的話。接着大家圍坐賞月，那晚正逢青天碧落，萬里無雲。五老峰如一座碧玉屏風排列在背後，月光下的鄱陽湖，浩淼無涯，閃閃爍爍，越看越遠，便分不出是天是雲是水了。康主任並希望同學們寫一些中秋賞月感懷的詩文，我當時也謔了一首七絕云：

衆志成城兄弟行，湖山共戴月光明；
遙憐關外陰寒夜，指望青輝照瀋陽。

安內攘外堅定不移

在廬山訓練的教育方面都責成副主任楊文璉

老師負責，楊老師是日本士官出身，對現代軍事教育與科學方法均有研究，他熱衷於戰略、戰術、戰鬥的思想技術與戰具科技裝備、運動、火器之配合，他認為以「大刀」對付機槍是不智的。康主任當時仍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長，這是一支江西剿匪戰中，文武兼備，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對付朱毛游擊戰的隊伍。後來又兼任三民主義力行社亦即是復興社的書記，事實上不可能常駐廬山，但如黨國有重要事件發生，必乘程回校作訓示、部署。二十五年冬雙十二事變發生，領袖蒙難，舉國震驚，康主任從南京回海會，隨即召集全體師生講話，略云：「毛共流竄到延安竄洞，實已窮途末路，如今欲利用『共同抗日』掙扎復活。張、楊盲動，實中朱毛圈套，功虧一簣，勢將動搖國本，本班師生，唯有火速出動，奔赴潼關，配合國軍，救援領袖出險」聲容激動，師生大受感動。全體師生，編成戰鬥序列，參加靖難之師。第一梯次出發的是別動總隊整訓中幹部學員隊，當晚開拔，奔赴九江。他們的裝備仍是往常贛南剿匪時一樣，除背包槍枝外，雙肩掛的是子彈帶與炒米袋，胸前吊着兩個手

榴彈，悲歌慷慨，整隊離了海會營房，消失在蒼茫的暮靄中，奔赴九江。第二、三梯次則繼續準備中。但不久張學良省悟前愆，親送領袖飛返洛陽軍分校，舉國歡騰，開赴漢口候車轉潼關的第一梯次部隊，奉命回校，繼續上課。凡是國家重要關頭，康主任必定趕回廬山召集官生講話，如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在延安宣佈共赴國難，自動取締蘇維埃赤化運動，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主張，改編紅軍，受中央統轄，停止階級鬥爭，為三民主義共同奮鬥一事，康主任曾回班講話，認為中央對中共之「輸誠」，站在團結禦侮的立場，當然會接納的，但如不解散其黨的組織，解除其武裝防地，共黨一有喘息機會，必將死灰復燃，乘機坐大。當時所謂「民主人士」，尤以左派應聲蟲們，視為是妨礙團結禦侮，共赴國難的絆腳石、死硬派、頑固分子。如今政府逼離大陸，棲遲島上，回想則共往事，西安事變使剿共軍事受挫折，日寇加急侵華，被中共利用，中樞措置厚道，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給朱毛死裏翻身機會，懲前毖後，如再上當，萬劫不可復也。我們現在把握的「不接觸，不談判，不交往，自強不息，待機而動」的原則，絕對正確。

搶救青年弦歌不輟

我們畢業後，隨即參加廬山訓練團充任教職班長，因為才離開學校，表演制式教練，比較正確。事實上是給那些受訓的中年文職人員幫整內務。我於「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親聆領袖

宣示「抗戰到底」決心的偉大場面，實是終身難忘。在場的有上校以上的將校、縣市長及書記長以上的中央地方黨政幹部近兩千人。當時還有一段插曲，那就是汪精衛一篇詞情並茂的「最後關頭」的精彩演講，想不到他竟祇隔一年半，就偷跑到河內，於二十八年元月二十九日發表艷電，公開叛國，投降日寇去了。從七七的第二天起，每日升旗後，由副團長陳誠將軍，點名把須要即赴前敵的將領從行列中喊出來，請到臺上，全體同學向他們敬禮，並齊唱「槍在我們的肩上，血在我們的胸膛……」大家在悲歌慷慨，淚眼模糊中，送他們上路。八年抗戰，堅苦卓絕，終獲勝利，而汪精衛埋在南京郊外的坟墓，竟尸骨無存，死無葬身之所。孔子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人」，後來却改為「聞其言而觀其行」不敢太相信人了，真是不錯。

我於廬山訓練團結束後去南京，是「八一三」淞滬序戰的第二天上午，火車走蘇嘉鐵路到南京外郭堯化門，正遇上南京第一次空襲，住進湘寧旅社，聽候分發。第二天接到通知說康主任召集五位同學到明瓦廊談話，我亦其中之一。這明瓦廊地址後來才知道乃是三民主義力行社書記處所在地。有五位不約而同時到達的竟是同隊同學，如今除我與一位曾任湖北江陵區行政督察專員的蕭伯勳兄尚能健在，來到臺灣在大學教課外，其他三位都在大陸犧牲。所遺憾的，他們不死於日寇，而死於毛共的突襲、公審、殘殺。當時康主任即在他辦公室接見我們說：「教育乃百年大計，你們五個人成績品行均佳，可即回特訓班教育

後進時並可繼續讀書」。我們於次日揮別戰塵瀟漫的首都，回到廬山。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日軍攻陷南京，敵艦溯江而上，先遣快艇已滲入大通江面。康主任蒞班講話：「敵人深入內陸，補給線長，佔領地廣，兵力薄弱，正是我們民族抗戰的好時機，今後政治重心將移武漢大湖沼澤區域，可以拖陷敵軍於泥淖，本班今後任務將愈繁重與艱鉅。」軍校特訓班旋即移駐鄂西江陵城內。繼續擴大招訓，並設韓國及參謀區隊。因鑑於毛共引誘淪陷區及留日返國青年去延安，乃兼辦中央政治學校特訓班於江陵，事實上仍由軍校特訓班師資、設備、場地開辦。當時國民政府雖西遷重慶，但事實上政治重心仍在武漢，康主任負有組訓青年之責，也經常在武漢。國民黨中央為擴大青年組訓範圍，投入抗戰行列，乃將三民主義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會，革命軍人同志會，中華復興社等青年組織綜合起來，組成三民主義青年團，康主任以負責革命青年領導中心的力行社書記身份，負責實際組織工作。到武漢會戰結束，敵軍進入我平漢、粵漢兩路以西，深入山岳谷地，造成不能自拔之掛形陣地。戰爭形成拖延持久戰。敵欲以戰養戰，以戰逼和，我則步步為營，以丘陵河谷、掛形陣地等「空間」，換取國際反軸心對我有利之「時間」。軍校特訓班並奉命西遷四川酆都（改為平都），後再遷合川。

任青年團組織處長

民國二十七年秋，武漢會戰前後，三民主義

青年團成立，康主任兼代組織處長（處長胡宗南將軍，乃西北軍政重寄，不可能分身）。負責實際青年組訓之責。說起三民主義青年團，必須追溯一些來龍去脈，原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組閣，積極部署侵華，他認為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第一步「九一八」以來，東北已拿到手，接着是冀東殷汝耕獨立，華北五省特殊化（中央軍、國民黨退出華北，冀、察、晉、豫、魯聯省自治）。一步步進逼而來，當時全國青年奮起抗日，日本間諜通佈大江南北，他們感到最碍手的；不是那些罷課遊行，貼標語，呼口號的「丘九」；也非光搖筆桿，吃國民黨的飯，說共產黨的話，過資本主義生活，革無產階級命的「文化人」，而硬說有一種「藍衣社」分子的秘密組織，在破壞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圈。其實日寇指的乃是三民主義力行社所領導的復興社社員而言。實踐三民主義彰彰民族大義，保護金甌無缺，增進民生樂利，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中分」之旨。力行社首任書記滕傑將軍所說：「日本人稱力行社為藍衣社是惡意的、錯誤的。」然而漢奸與共產黨則附和日寇。國之盜賊，口氣與日寇相同。其實力行（復興）社，祇是國民黨內一部份比較年輕，衝勁十足的戰鬥羣而已，以其所奉主義、政策、領袖完全相同。是愛國志士的一種救國團體構想，當時為對付敵偽、漢奸、毛共；國民黨是一個公開的民主政黨，是用手掌推拿的「太極拳」；而力行社（復興社）是握緊了五指，收在兩臂間的拳頭，可以猛烈出擊，也能迅速收回，打的是「少林拳」。當時歐洲方面莫索里尼與希

特勒正在唱進軍羅馬，奔赴萊茵河的雙簧，共產黨又把「藍衣社」披上一件法西斯的外套，其惡毒更甚於土肥原了。力行社籌備工作發動於「九一八」前夕，分明是以救亡圖存為目的。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一日在南京勵志社成立，當時主要任務是對付日本侵華、及為日寇幫凶的漢奸、毛共，可以說是抗日之戰的骨幹。國民黨與力行社都是革命救國的組織，而力行社員百分之百是國民黨員。所以彼此不是相斥相拒，而是相輔相成的。運用起來如一體的兩面。日本派遣在中國軍的特務機關說力行社是「藍衣黨」，共產黨更應聲的嚷嚷，其用意無非造成民主自由世界一種納粹的噱頭，黑衫黨、鐵衛隊的法西斯印象而已。力行社首期推行工作為「安內攘外」，換言之即：「剿滅毛共，遏制叛亂，抗日防俄」。當年我初上廬山，在海會營房，星子城廂常常看到「安內攘外」的大幅標語。到抗戰第二期，政治重心由長江下游的南京；轉進到中游的武漢，戰爭形態演變為「長期持久化」。二十七年四月六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五屆四中全會在漢口舉行，通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要旨」。七月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蔣總裁兼任團長，陳誠先生任書記長，康兆民先生兼任組織處長，倪文亞先生（現任立法院長）任訓練處長。組訓為團體之重心，康、倪兩位先生都是力行社幹部，而康先生是力行社最後的書記，事實上把三民主義力行（復興）社整個組織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距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力行社在南京勵志社成立時間為七年一個月另五天。都由蔣總裁親自主持，目的相

同而環境不同，前者是「安危他日終需仗，山雨欲來風滿樓」，後者是「狂瀾已倒齊心挽，甘苦來時要共嚐」。至於復興社與力行社的關係，更是二而一的。也是民國二十年初冬，開始積極籌備的，首先研究進行程序，組織章程，及工作主張。假南京二郎廟康濟醫院樓上辦公，康濟醫院即康主任住宅。此一期間書記與助理書記由滕傑先生伉儷負責。民國二十四年冬的歲尾年頭，知識青年抗日情緒高漲，共產黨乘機推波助浪，掀起學潮，劉健羣先生（亦為力行社書記之一）來上海向大專同學講話，陳明「安內攘外」之義。共產黨職業學生非要到南京請願，要求中央出兵抗日不可。當時與共黨分子對抗中，已有力行社影子存在於學生運動中。總之「力行社」是組織青年實行三民主義的領導中心，而「復興社」為實際推動工作，執行任務之機構。如以復興社比實劍，則力行社便是劍把。力行社主張：①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理想的三民主義國家。②堅決擁護蔣公為國家領袖。③以中國革命復興運動為言論準則，並酌採德、意民族復興運動精神。（這一點給中共仿效他們史達林爸爸的口吻，說「藍衣社」是法西斯帝。）復興社工作對青年組訓特別重視，着重國家民族意識之培養，與愛國情操，憂患意識的激發，舉辦暑期學生軍訓，造成全國青年蓬勃朝氣，精誠團結。我是民國二十五年參加上海大專學生在蘇州老五團集訓後，決心從軍的。這個知識青年集訓計劃，是復興社擬定執行的。我們集訓隊伍在蘇州火車站下車，整隊步行走向老五團營房時，日本便衣特務，扮

成觀光遊客，鐵青着臉，坐人力車亦步亦趨，看個究竟。他們何嘗不知，這羣幼獅的醒覺對其大陸政策是十分不利的。所以迫不及待，亂找藉口，諸如南京日本使館館員藏本失踪事件，盧溝橋日本華北駐屯軍藉口演習士兵失踪，夜半砲轟宛平城事件……總之他們認為再不動手沒有機會了。

自殺重傷被俘殉職

康主任於抗戰勝利後奉派赴美考察戰後復興工作。三十六年多回國，我正在中央警官學校上海班任教，到國際飯店去拜謁他，康行裝甫卸，即命我陪他拜訪上海各大學校長及市黨部主委方治希孔、副市長吳紹澍諸先生。他滿以為考察歸來，可以相率久經組訓之青年，建設新中國，完成力行(復興)社、青年團最後衝刺，想不到雅爾達密約種下禍根，中共在蘇俄卵翼下，公開叛亂，馬歇爾五上廬山，擔任國共合作做調人，其實網住了同盟戰友還擊的雙手。先總統蔣公中正「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的建國藍圖不能實現，康主任不久即去南京。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毛共攻陷老河口，六月二日開封淪陷。二十八日白崇禧將軍就任華中剿匪總司令。襄河吃緊。康主任受命艱危，出任襄陽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地當南北要衝，乃自古兵家必爭之地。到任後部署兵力，構築工事，組訓民衆，積極備戰。奈以一個旅被華中剿總調走，兵力驟感單薄。三十七年七月襄樊保衛戰展開，共軍以數十萬計的兵力，分路猛撲襄樊，康主任率部經十多天浴血苦戰，終以彈

盡援絕城陷，舉槍自殺重傷被俘。襄陽七月十七日淪陷而華中剿總八月五日收復。

康主任被俘後，毛共對他的折磨，更甚於忍必烈對付文天祥，勸降逼供無結果，就是不殺他，也不讓他有再自殺的機會。被俘二十五年後從香港傳來消息，康主任已瘐死魔都。我是在奔赴臺北善導寺參加康任生前門生故吏爲他開的追悼會，得到一些康主任被俘後仗節抗貞，誓死不屈的消息。以及中樞贊揚的論，可爲後人師法者示：

①在前些年黨務工作會議裏面，上級曾提到：「康澤同志在大陸上，被俘囚禁中，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今天我願提出來再說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煉獄的磨折，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樣熬過的？他在國外的兒子曾回大陸見過他，其時正是北方大陸隆冬天氣，可是他卻還是破衣一襲，寒徹骨髓，他對其兒子表示，無論共匪鼎鑊刀鋸，任何威脅利誘手段，都不能磨損他革命意志。當他的兒子將要回到自由世界，與他告別的時候，他曾經很低聲地叮嚀着說（因室內有匪幹監視）：「你回去告訴在臺灣的同志，國民黨祇要能團結，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康同志這種見死不更其守，凜然的節操，實在使人懷念和感嘆！」

②據大陸傳出消息康澤將軍曾被匪判「勞改」十一次，包括入零下二十七度的佳木斯集中營；他的牙齒被匪用老虎鉗一顆顆拔落；手指甲，也被硬生生剝光。他曾被判死刑三次，受盡人世間一切活罪苛刑，就是不准他死。康主任在戰時

常駐重慶，大部份工作是在兩路口兩洋支路三民主義青年團任組織處長職務，並兼辦中央青年幹部訓練，各地青年夏令營，以及許多特殊的訓練，如辦理與隆場的行政院青年訓練團是專門訓練曾被匪黨誘騙的淪陷區歸來的青年，以及駐紮匪僞日寇犬牙交錯地段，北方部隊的政工人員，以堅定其中心思想。到了重慶，力行、復興兩社雖已併入青年團組織，但有過去兩社同志從淪陷區域戰地歸來，多來聯絡或求助。那時我在青年團組織處戰地團務組工作，可以得到許多重要情報。凡是戰地陷區歸來同志，康主任無不親自接談，多予慰勉，並解決其困難，安排其出路。康主任是一位儒將，一位政治家，一位青年導師。與岳飛、史可法、文天祥比起來各有千秋。他的戰場經驗不能與身經百戰的岳飛比；他得主之專有勝過苦守揚州的史閣部。他被俘北行的心境，酷似「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的文文山。他的對手比金主亮、忽必烈、多爾袞都要厲害，是一種沒有心肝的人面獸。「千古難唯一死」，武穆、文山都死於引刀一快，難而不艱，康主任以一位三民主義的鬥士、反共青年的導師、革命團體的組織者，落在中共手中，真如煉獄磨折，求死無門。下面是一付在善導寺追悼會上的輓詞：「襄陽當南北要衝，彈盡而莫之濟，糧竭而莫之援，十七日閣部揚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忠烈昭黨國史乘，勞改而終不變，酷刑而終不屈。廿五載文山土室，丹心正氣，獨有千秋。」疾風勁草，板盪忠臣，康兆民是一位最值得效法的師表。